

邹德金◆整理

名家注评

史

下卷

记

禹

朱右

于四

十二

蛮夷

官相

禹汝

舜曰

契百

舜曰

五流

五流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名家注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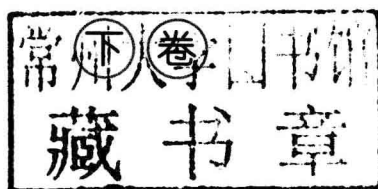
史記

司马迁 原著

裴 駰 司马贞 张守节 注

归有光 金圣叹 评点

邹德金 整理



而為此紀今按
舊本亦有作齊蓋古字
義亦并通爾雅齊遠俱
得曰多聞而齊給鄭注
注雲陶亦訓疾

名家注评史记卷六十九

苏秦列传第九

苏秦者，东周雒阳人也。【索隐】苏秦字季子，盖苏忿生之后，己姓也。谯周云：“秦兄弟五人，秦最少。兄代，代弟厉及辟、鹤，并为游说之士。”此下云“秦弟代，代弟厉”也。【正义】《战国策》云：“苏秦，雒阳乘轩里人也。”《艺文志》云《苏子》三十一篇，在纵横流。敬王以子朝之乱从王城东迁雒阳故城，乃号东周，以王城为西周。东事师于齐，而习之于鬼谷先生。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颍川阳城有鬼谷，盖是其所居，因为号。”驷案：《风俗通义》曰“鬼谷先生，六国时从横家”。【索隐】按：鬼谷，地名也。扶风池阳、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，盖是其所居，因为号。又乐壹注《鬼谷子》书云“苏秦欲神秘其道，故假名鬼谷”。

出游数岁，大困而归。【索隐】按：《战国策》此语在说秦王之后。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，曰：“周人之俗，治产业，力工商，逐什二以为务。今子释本而事口舌，困，不亦宜乎！”苏秦闻之而惭，自伤，乃闭室不出，出其书遍观【索隐】音遍官二音。按：谓尽观览其书也。之。曰：“夫士业已屈首受书，【索隐】按：谓士之立操。业者，素也，本也。言本已屈首低头，受书于师也。而不能以取尊荣，虽多亦奚以为！”于是得周书《阴符》，伏而读之。期年，以出揣摩，【集解】《战国策》曰：“乃发书，陈篋数十，得太公《阴符》之谋，伏而诵之，简练以为揣摩。读书欲睡，引锥自刺其股，血流至踵。曰：‘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，取卿相之尊者乎？’期年，揣摩成。”《鬼谷子》有《揣摩篇》也。【索隐】《战国策》云“得太公《阴符》之谋”，则阴符是太公之兵符也。揣音初委反，摩音姥何反。邹诞本作“揣摩”，靡读亦为摩。王劭云“《揣摩》、摩意是《鬼谷》之二章名，非为一篇也”。高诱曰“揣，定也。摩，合也。定诸侯使随其术，以成六国之从也”。江邃曰“揣人主之情，摩而近之”，其意当矣。曰：“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。”求说周显王。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，皆少之。【索隐】谓王之左右素惯习知秦浮说，多不中当世，而以为苏秦智识浅，故云“少之”。刘氏云：“少谓轻之也。”弗信。

乃西至秦。秦孝公卒。说惠王曰：“秦四塞之国，被山带渭，东有关河，【正义】东有黄河，有函谷、蒲津、龙门、合河等关；南山及武关、峽关；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、大震、乌兰等关；北有黄河南塞：是四塞之国，被山带渭以为界。地里。江谓岷江，西从渭州陇山之西南流入蜀，东至荆阳入海也。河谓黄河，从同州小积石山东北流，至胜州即南流，至华州又东北流，经魏、沧等州入海。各是万里已下。西有汉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代马，【索隐】按：谓代郡马邑也。《地理志》代郡又有马城县。一云代马，谓代郡兼有胡马之利。此天府也。【索隐】按：《周礼·春官》有天府。郑玄曰：“府，物所藏。言天，尊此所藏若天府然。”以秦士民之众，

兵法之教，可以吞天下，称帝而治。”秦王曰：“毛羽未成，不可以高蜚；文理未明，不可以并兼。”方诛商鞅，疾辩士，弗用。

乃东之赵。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，号奉阳君。奉阳君弗说之。

去游燕，岁余而后得见。说燕文侯【索隐】说音税，下并同。燕文侯，史失名。曰：“燕东有朝鲜、【索隐】潮仙二音，水名。辽东，北有林胡、楼烦，【索隐】《地理志》楼烦属雁门郡。【正义】二胡国名，朔、岚已北。西有云中、九原，【索隐】按：《地理志》云中、九原二郡名。秦曰九原，汉武帝改曰五原郡。【正义】二郡并在胜州也。云中郡城在榆林县东北四十里。九原郡城在榆林县西界。南有噶沱、易水，【集解】按《周礼》曰：“正北曰并州，其川噶沱。”郑玄曰：“噶沱出鹵城。”【索隐】噶沱，水名，并州之川也，音呼沱。又《地理志》鹵城，县名，属代郡。噶沱河自县东至参合，又东至文安入海也。【正义】噶沱出代州繁峙县，东南流经五台山北，东南流过定州，流入海。易水出易州易县，东流过幽州归义县，东与呼沱河合也。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六千匹，粟支数年。【索隐】按：《战国策》“车七百乘，粟支十年”。南有碣石、【索隐】碣石山在常山九门县。《地理志》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。雁门之饶，【正义】雁门山在代，燕西门。北有枣栗之利，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。此所谓天府者也。

“夫安乐无事，不见覆军杀将，无过燕者。大王知其所以然乎？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，以赵之为蔽其南也。秦赵五战，秦再胜而赵三胜。秦赵相毙，而王以全燕制其后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。且夫秦之攻燕也，逾云中、九原，过代、上谷，弥地数千里，虽得燕城，秦计固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。今赵之攻燕也，发号出令，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。【索隐】《地理志》高帝改曰真定也。【正义】赵之东邑，在恒州真定县南八里，故常山城是也。渡噶沱，涉易水，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。故曰秦之攻燕也，战于千里之外；赵之攻燕也，战于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，计无过于此者。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患矣。”

文侯曰：“子言则可，然吾国小，西迫强赵，【正义】贝、冀、深、赵四州，七国时属赵，即燕西界。南近齐，【正义】河北博、沧、德三州，齐地北境，与燕相接，隔黄河。齐、赵强国也。子必欲合从以安燕，寡人请以国从。”

于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。而奉阳君已死，即因说赵肃侯【索隐】按：《世本》云肃侯名言。曰：“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，皆高贤君之行义，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。【正义】奉，符用反。虽然，奉阳君妬而君不任事，是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于前者。今奉阳君捐馆舍，君乃今复与士民相亲也，臣故敢进其愚虑。

“窃为君计者，莫若安民无事，且无庸有事于民也。安民之本，在于择交，择交而得则民安，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。请言外患：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，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，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。故夫谋人之主，伐人之国，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。愿君慎勿出于口。请别白黑，所以异阴阳而已矣。【索隐】按：《战国策》云“请屏左右，白言所以异阴阳”，其说异此。然言别白黑者，苏秦言己今论赵国之利，必使分明，有

如白黑分别，阴阳殊异也。君诚能听臣，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，齐必致鱼盐之海，楚必致橘柚之园，韩、魏、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，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。夫割地包利，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；封侯贵戚，汤武之所以放弑而争也。今君高拱而两有之，此臣之所以为君愿也。

“今大王与秦，则秦必弱韩、魏；与齐，则齐必弱楚、魏。【正义】楚东淮泗之上，与齐接境。魏弱则割河外，韩弱则效宜阳，宜阳效则上郡绝，【正义】宜阳即韩城也，在洛州西，韩大郡也。上郡在同州西北。言韩弱，与秦宜阳城，则上郡路绝矣。河外割则道不通，【正义】河外，同、华等地也。言魏弱，与秦河外地，则道路不通上郡矣。《华山记》云：“此山分秦晋之境，晋之西鄙则曰阴晋，秦之东邑则曰宁秦。”楚弱则无援。此三策者，不可不孰计也。

“夫秦下轹道，【正义】轹音止。故亭在雍州万年县东北十六里苑中。则南阳危；【正义】南阳，怀州河南也，七国时属韩。言秦兵下轹道，从东渭桥历北道过蒲津攻韩，即南阳危矣。劫韩包周，【正义】周都洛阳，秦若劫取韩南阳，是包裹周都也。赵邯郸危，故须起兵自守。则赵氏自操兵；【索隐】《战国策》作“自销铄”。据卫取卷，【集解】丘权反。【索隐】《地理志》卷县属河南。按：《战国策》云“取淇”。【正义】卫地濮阳也。卷城在郑州武原县西北七里。言秦守卫得卷，则齐必来朝秦。则齐必入朝秦。秦欲已得乎山东，则必举兵而响赵矣。秦甲渡河逾漳，据番吾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常山有蒲吾县。”【索隐】按：徐氏所引，据《地理志》云然也。【正义】番音婆，又音蒲，又音盘。疑古番吾公邑也。《括地志》云：“蒲吾故城在镇州常山县东二十里。”漳水在潞州。言秦兵渡河，历南阳，入羊肠，经泽、潞，渡漳水，守蒲吾城，则与赵战于都城下矣。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。此臣之所为君患也。

“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。赵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数年。西有常山，【正义】在镇州西。南有河漳，【正义】“河”字一作“清”，即漳河也，在潞州。《地理志》浊漳出长子鹿谷山，东至邺，入清漳。东有清河，【正义】清河，今贝州也。北有燕国。【正义】然三家分晋，赵得晋阳，襄子又伐戎取代。既云“西有常山者”，赵都邯郸近北燕也。燕固弱国，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，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，何也？畏韩、魏之议其后也。然则韩、魏，赵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韩、魏也，无有山大川之限，稍蚕食之，傅【集解】音附。国都而止。韩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于秦。秦无韩、魏之规，则祸必中于赵矣。此臣之所为君患也。

“臣闻尧无三夫之分，舜无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；禹无百人之聚，以王诸侯；汤武之士不过三千，车不过三百乘，卒不过三万，立为天子：诚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，内度其士卒贤不肖，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于胸中矣，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！

“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，诸侯之地五倍于秦，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，六国为一，并力西乡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今西面而事之，见臣于秦。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，【正义】破人谓破前敌也。破于人，为被前敌破。臣人之与臣于人也，【索隐】按：臣人谓己为彼臣也。臣于人者，谓我为主，使彼臣己也。【正义】臣人谓己得人为臣。臣于人谓己事他人。岂

可同日而论哉！

“夫衡人者，【索隐】按：衡人即游说从横之士也。东西为横，南北为从。秦地形东西横长，故张仪相秦，为秦连横。【正义】衡音横。谓为秦人。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。秦成，则高台榭，美宫室，听竽瑟之音，前有楼阙轩轅，【索隐】《战国策》云“前有轩轅”。又《史记》俗本亦有作“轩冕”者，非本文也。后有长姣【索隐】音交。《说文》云：“姣，美也。”美人，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。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惕诸侯【集解】惕音呼曷反。【索隐】恐，起拱反。惕，许曷反。谓相恐胁也。邹氏惕音憇，其意疏。以求割地，故愿大王孰计之也。【归有光】臣窃以下至岂可同日而论哉，所以言从之利，实择交而得之意。夫衡人者以下至愿大王孰计之，所以言衡之害，实择交而不得三意。

“臣闻明主绝疑去谗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党之门，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陈忠于前矣。故窃为大王计，莫如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以从亲，以畔秦。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洹水出汲郡林虑县。”通质，【索隐】音如字，又音蹶。以言通其交质之情。刳白马而盟。要约曰：‘秦攻楚，齐、魏各出锐师以佐之，韩绝其粮道，【索隐】谓拥兵于峽关之外，又守宜阳也。赵涉河漳，【索隐】谓赵亦涉河漳而西，欲与韩作援，以阻秦军。燕守常山之北。秦攻韩魏，【正义】谓道蒲津之东攻之。则楚绝其后，【索隐】谓出兵武关，以绝秦兵之后。齐出锐师而佐之，赵涉河漳，燕守云中。秦攻齐，则楚绝其后，韩守城皋，【正义】在洛州泛水县。魏塞其道，【索隐】按：其道即河内之道。《战国策》“其”作“午”。赵涉河漳、博关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齐威王六年，晋伐齐到博陵。东郡有博平县。”燕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燕，则赵守常山，楚军武关，齐涉勃海，【正义】齐从沧州渡河至瀛州。韩、魏皆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赵，则韩军宜阳，楚军武关，魏军河外，【索隐】河外谓陕及曲沃等处也。【正义】谓同、华州。齐涉清河，【正义】齐从贝州过河而西。燕出锐师以佐之。诸侯有不如约者，以五国之兵共伐之。’六国从亲以宾秦，【索隐】谓六国之军共为合从相亲，独以秦为宾而共伐之。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。如此，则霸王之业成矣。”

赵王曰：“寡人年少，立国日浅，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，安诸侯，寡人敬以国从。”乃饰车百乘，黄金千溢，【索隐】《战国策》作“万镒”。一溢为一金，则二十两曰一溢，为米二升。郑玄以一溢为二十四分之一，其说异也。白璧百双，锦绣千纯，以约诸侯。【集解】纯，匹端名。《周礼》曰：“纯帛不过五两。”【索隐】音淳。裴氏云“纯，端疋名”。高诱注《战国策》音屯。屯，束也。又《礼·乡射》云“某贤于某若干纯”。纯，数也，音旋。

是时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。惠王使犀首攻魏，禽将龙贾，取魏之雕阴，【索隐】魏地也。刘氏曰“在龙门河之西北”。按：《地理志》雕阴属上郡。【正义】在鄜州洛交县北三十四里。且欲东兵。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，乃激怒张仪，入之于秦。

于是说韩宣王【索隐】按：《世本》韩宣王，昭侯之子也。曰：“韩北有巩、成皋【索隐】二邑本属东周，后为韩邑。《地理志》二县并属河南。之固，西有宜阳、商阪之塞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商，一作‘常’。”【索隐】刘氏云“盖在商洛之间，适秦楚之险塞”是也。【正义】

宜阳在洛州福昌县东十四里。商阪即商山也，在商洛县南一里，亦曰楚山，武关在焉。东有宛、穰、【集解】宛，于袁反。【索隐】《地理志》宛、穰二县名，并属南阳。洧水，【集解】洧，于鬼反。【索隐】音于轨反，水名，出南方。【正义】在新郑东南，流入颍。南有陁山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召陵有陁亭。密县有陁山。”【正义】在新郑西南三十里。地方九百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。溪子、【集解】许慎云：“南方谿子蛮夷柘弩，皆善材。”【索隐】按：许慎注《淮南子》，以为南方谿子蛮出柘弩及竹弩。少府时力、距来者，【集解】韩有谿子弩，又有少府所造二种之弩。案：时力者，谓作之得时，力倍于常，故名时力也。距来者，谓弩势劲利，足以距来敌也。【索隐】韩又有少府所造时力、距来二种之弩。按：时力者，谓作之得时则力倍于常，故有时力也。距来者，谓以弩势劲利，足以距于来敌也。其名并见《淮南子》。皆射六百步之外。韩卒超足而射，【索隐】按：超足谓超腾用势，盖起足蹶之而射也，故下云“蹠劲弩”是也。【正义】超足，齐足也。夫欲放弩，皆坐，举足踏弩，两手引挟机，然始发之。百发不暇止，远者括蔽洞胸，近者镝弇心。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、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《庄子》云南行至郢，北面而不见冥山。”駉案：司马彪曰“冥山在朔州北”。【索隐】庄子云“南行至郢，北面而不见冥山”。司马彪云“冥山在朔州北”。郭象云“冥山在乎太极”。李轨云“在韩国”。棠谿、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汝南吴房有棠谿亭。”【索隐】《地理志》棠谿亭在汝南吴房县。【正义】故城在豫州偃城县西八十里。《盐铁论》云“有棠谿之剑”是。墨阳、【集解】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墨阳之莫邪也。”【索隐】《淮南子》云“服剑者贵于剡利，而不期于墨阳莫邪”，则墨阳匠名也。合膊、【集解】音附。徐广曰：“一作‘伯’。”【索隐】按：《战国策》作“合伯”，《春秋后语》作“合相”。邓师、【索隐】邓国有工铸剑，而师名焉。宛冯、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荥阳有冯池。”【索隐】徐广云“荥阳有冯池”，谓宛人于冯池铸剑，故号宛冯。龙渊、太阿，【集解】《吴越春秋》曰：“楚王召风胡子而告之曰：‘寡人闻吴有干将，越有欧冶，寡人欲因子请此二人作剑，可乎？’风胡子曰：‘可。’乃往见二人，作剑，一曰龙渊，二曰太阿。”【索隐】按：《吴越春秋》楚王令风胡子请吴干将、越欧冶作剑二，其一曰龙泉，二曰太阿。又《太康地记》曰“汝南西平有龙泉水，可以淬刀剑，特坚利，故有龙泉之剑，楚之宝剑也。以特坚利，故有坚白之论云：‘黄，所以为坚也；白，所以为利也。’齐辨之曰：‘白，所以为不坚；黄，所以为不利也。’故天下之宝剑韩为众，一曰棠谿，二曰墨阳，三曰合伯，四曰邓师，五曰宛冯，六曰龙泉，七曰太阿，八曰莫邪，九曰干将也”。然干将、莫邪匠名也，其剑皆出西平县，今有铁官令一，别领户，是古铸剑之地也。皆陆断牛马，水截鹄雁，当敌则斩，坚甲铁幕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阳城出铁。”【索隐】按：《战国策》云“当敌则斩甲盾鞮鍪铁幕”也。邹诞幕一作“陌”。刘云：“谓以铁为臂胫之衣。言其剑利，能斩之也。”革抉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决’。”【索隐】音决。谓以革为射决。决，射辅也。拔芮，【集解】拔音伐。【索隐】拔与“馘”同，音伐，谓楯也。芮音如字，谓系楯之绶也。【正义】《方言》云：“盾，自关东谓之馘，关西谓之盾。”无不毕具。以韩卒之勇，被坚甲，蹠劲弩，带利剑，一人当百，不足言也。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，乃西面事秦，交臂而服，羞社稷而为天下笑，无大于此者矣。是故愿大王孰计之。

“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宜阳、成皋。今兹效之，【索隐】按：郑玄注《礼》云“效犹呈

也，见也”。明年又复求割地。与则无地以给之，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。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，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，不战而地已削矣。臣闻鄙谚曰：‘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’【索隐】按：《战国策》云“宁为鸡尸，不为牛从”。延笃注云“尸，鸡中主也。从谓牛子也。言宁为鸡中之主，不为牛之从后也”。【正义】鸡口虽小，犹进食；牛后虽大，乃出粪也。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，何异于牛后乎？夫以大王之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后之名，臣窃为大王羞之。”

于是韩王勃然作色，攘臂瞋目，按剑仰天太息【索隐】太息谓久蓄气而大呼也。曰：“寡人虽不肖，必不能事秦。今主君【索隐】指苏秦也。礼，卿大夫称主。今嘉苏子合从诸侯，褒而美之，故称曰主。诏以赵王之教，敬奉社稷以从。”

又说魏襄王【索隐】《世本》惠王子名嗣。曰：“大王之地，南有鸿沟、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在荥阳。”陈、汝南、许、鄢、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在颍川。于臆切。”【索隐】音偃，又于建反。《战国策》作“鄢”。按：《地理志》颍川有许、鄢二县；又有僂陵县，故所称惑也。僂音焉。【正义】陈、汝南，今汝州、豫州县也。昆阳、召陵、舞阳、新都、新鄴，【集解】《地理志》颍川有昆阳、舞阳县，汝南有新鄴县，南阳有新都县。【索隐】《地理志》昆阳、舞阳属颍川，召陵、新鄴属汝南。按：新鄴即鄴丘，章帝以封殷后于宋。新都属南阳。按：《战国策》直云新鄴，无“新都”二字。【正义】召陵在豫州，舞阳在许州。东有淮，颍、【正义】淮阳、颍川二郡。煮枣、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在宛句。”【正义】在宛胸。按：宛胸，曹州县也。无胥，【索隐】按：其地阙。西有长城之界，北有河外、【正义】谓河南地。卷、衍、酸枣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荥阳卷县有长城，经阳武到密。衍，地名。【索隐】徐广云“荥阳卷县有长城”，盖据地险为说也。【正义】卷在郑州原武县北七里。酸枣在滑州。衍，徐云地名。地方千里。地名虽小，然而田舍庐庑之数，曾无所刍牧。人民之众，车马之多，日夜行不绝，辘轳殷殷，【正义】辘，麾宏反。殷音隐。若有三军之众。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。然衡人怵王【正义】衡音横。怵音恤。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，卒有秦患，【正义】卒音匆忽反。不顾其祸。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，罪无过此者。魏，天下之强国也；王，天下之贤王也。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，称东藩，筑帝宫，【索隐】谓为秦筑宫，备其巡狩而舍之，故谓之“帝宫”。受冠带，【索隐】谓冠带制度皆受秦法。祠春秋，【索隐】言春秋贡奉，以助秦祭祀。臣窃为大王耻之。

“臣闻越王勾践战敝卒三千人，禽夫差于干遂；【索隐】按：干遂，地名，不知所在。然按干是水旁之高地，故有“江干”“河干”是也。又左思《吴都赋》云“长干延属”，是干为江旁之地。遂者，道也。于干有道，因为地名。【正义】在苏州吴县西北四十余里万安山西南一里太湖。夫差败于姑苏，禽于干遂，相去四十余里。武王卒三千人，革车三百乘，制纣于牧野：【正义】今卫州城是也。周武王伐纣于牧野，筑之。岂其士卒众哉，诚能奋其威也。今窃闻大王之卒，武士二十万，【集解】《汉书·刑法志》曰：“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，操十二石之弩，负矢五十，置戈其上，冠胄带剑，赢三日之粮，日中而趋百里，中试则复其户，利其田宅。”【索隐】衣音意。属音烛。按：三属谓甲衣也。覆膊，一也；甲裳，二也；胫衣，三也。甲之有裳，见《左传》也。赢音盈。谓赍糗粮。中音竹仲反。谓其筋力能负重，所以得中试也。复音福。谓中

试之人，国家当优复，赐之上田宅，故云“利其田宅”也。苍头二十万，【索隐】谓以青巾裹头，以异于众。荀卿“魏有苍头二十万”是也。奋击二十万，厮徒十万，【索隐】厮音斯。谓厮养之卒。斯，养马之贱者，今起为之卒。【正义】厮音斯。谓炊烹供养杂役。车六百乘，骑五千匹。此其过越王勾践、武王远矣，今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。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，【索隐】谓割地献秦，以效己之诚实。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。凡群臣之言事秦者，皆奸人，非忠臣也。夫为人臣，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，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，破公家而成私门，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，以求割地，愿大王孰察之。

“《周书》曰：‘绵绵不绝，蔓蔓奈何？豪牦不伐，将用斧柯。’前虑不定，后有大患，将奈之何？大王诚能听臣，六国从亲，专心并力壹意，则必无强秦之患。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，【索隐】此“效”犹呈也，见也。奉明约，在大王之诏诏之。”

魏王曰：“寡人不肖，未尝得闻明教。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，敬以国从。”

因东说齐宣王【索隐】《世本》名辟疆，威王之子也。曰：“齐南有泰山，东有琅邪，西有清河，【正义】即贝州。北有勃海，此所谓四塞之国也。齐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。三军之良，五家之兵，【索隐】按：高诱注《战国策》云“五家即五国也”。进如锋矢，【索隐】按：《战国策》作“疾如锥矢”。高诱曰“锥矢，小矢，喻径疾也”。《吕氏春秋》曰“所贵锥矢者，为应声而至”。【正义】齐军之进，若锋芒之刀，良弓之矢，用之有进而无退。战如雷霆，解如风雨。即有军役，未尝倍泰山，绝清河，涉勃海也。【正义】言临淄自足也。绝，涉，皆度也。勃海，沧州也。齐有军役，不用度河取二部。临菑之中七万户，臣窃度之，不下户三男子，三七二十一万，不待发于远县，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。临菑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鼓琴，弹瑟击筑，【正义】筑似琴而大，头圆，五弦，击之不鼓。斗鸡走狗，六博【索隐】按：王逸注《楚词》云“博，著也。行六棋，故曰六博”。蹋鞠【集解】刘向《别录》曰：“蹴鞠者，传言黄帝所作，或曰起战国之时。蹋鞠，兵势也，所以练武士，知有材也，皆因嬉戏而讲练之。”蹋，徒猎反。鞠，求六反。【索隐】上徒腊反，下居六反。《别录注》云：“蹴鞠，促六反。蹴亦蹋也。”崔豹云：“起黄帝时，习兵之执。”者。临菑之涂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，家殷人足，志高气扬。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，天下莫能当。今乃西面而事秦，臣窃为大王羞之。

“且夫韩、魏之所以重畏秦者，为与秦接境壤界也。兵出而相当，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。韩、魏战而胜秦，则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；战而不胜，则国已危亡随其后。是故韩、魏之所以重与秦战，而轻为之臣也。今秦之攻齐则不然。倍韩、魏之地，过卫阳晋之道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魏哀王十六年，秦拔魏蒲坂、阳晋、封陵。”【索隐】按：阳晋，魏邑也。《魏系家》“哀王十六年，秦拔魏蒲阪、阳晋、封陵”是也。刘氏云“阳晋，地名，盖适齐之道，卫国之西南也”。【正义】言秦伐齐，背韩、魏地而与齐战。徐说阳晋非也，乃是晋阳耳。卫地曹、濮等州也。杜预云“曹，卫下邑也”。阳晋故城在曹州乘氏县西北三十七里。径乎亢父之险，【索隐】亢音刚，又苦浪反。《地理志》县名，属梁国也。【正义】故县在兖州任城县南五十一里。车不得方轨，【正义】言不得两车并行。骑不得比行，百人守险，千人不敢过也。秦虽欲深入，则狼顾，【正义】狼性怯，走常还顾。恐韩、魏之议

其后也。是故恫疑【索隐】上音通，一音洞。恐惧也。虚猺，【集解】呼葛反。【索隐】猺，本一作“喝”，并呼葛反。高诱曰：“虚猺，喘息惧貌也。”刘氏云：“秦自疑惧，不敢进兵，虚作恐惧之词，以胁韩、魏也。”骄矜而不敢进，【正义】言秦虽至亢父，犹恐惧狼顾，虚作喝骂，骄溢矜夸，不敢进伐齐明矣。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。

“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，而欲西面而事之，是群臣之计过也。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，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。”

齐王曰：“寡人不敏，僻远守海，穷道东境之国也，未尝得闻余教。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，敬以国从。”

乃西南说楚威王【索隐】威王名商，宣王之子。曰：“楚，天下之强国也；王，天下之贤王也。西有黔中、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今之武陵也。”【正义】今朗州，楚黔中郡，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，皆盘瓠后也。巫郡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巫郡者，南郡之西界。”【正义】巫郡，夔州巫山县是。东有夏州、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楚考烈王元年，秦取夏州。”驺案：《左传》“楚庄王伐陈，乡取一人焉以归，谓之夏州”。而注者不说夏州所在。车胤撰《桓温集》云：“夏口城上数里有洲，名夏州。”“东有夏州”谓此也。【索隐】裴驺据《左氏》及车胤说夏州，其文甚明，而刘伯庄以为夏州侯之本国，亦未为得也。【正义】大江中州也。夏水口在荊州江陵县东南二十五里。海阳，【索隐】按：《地理志》无海阳。刘氏云“楚之东境”。南有洞庭、【索隐】今之青草湖是也，在岳州界也。苍梧，【索隐】地名。《地理志》有苍梧郡。【正义】苍梧山在道州南。北有陜塞、郢阳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《春秋》曰‘遂伐楚，次于陜’。楚威王十一年，魏败楚陜山。析县有钩水，或者郢阳今之顺阳乎？一本‘北有汾、陜之塞’也。”【索隐】陜山在楚北境，威王十一年，魏败楚陜山是也。郢音荀。北有郢阳，其地当在汝南、颍川之界。检《地理志》及《太康地记》，北境并无郢邑。郢邑在河东，晋地。计郢阳当是新阳，声相近字变耳。汝南有新阳县，应劭云“在新水之阳”，犹豳邑变为枸，亦当然也。徐氏云“郢阳当是慎阳”，盖其疏也。【正义】陜山在郑州新郑县西南三十里。顺阳故城在郑州穰县西百四十里。地方五千余里，带甲百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十年。此霸王之资也。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，天下莫能当也。今乃欲西面而事秦，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。

“秦之所害莫如楚，楚强则秦弱，秦强则楚弱，其势不两立。故为大王计，莫如从亲以孤秦。大王不从亲，秦必起两军，一军出武关，一军下黔中，则鄢郢动矣。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今南郡宜城。”【正义】鄢乡故城在襄州率道县南九里。安郢城在荊州江陵县东北六里。秦兵出武关，则临鄢矣；兵下黔中，则临郢矣。

“臣闻治之其未乱也，为之其未有也。患至而后忧之，则无及已。故愿大王蚤孰计之。

“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，以承大王之明诏，委社稷，奉宗庙，练士厉兵，在大王之所用之。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，则韩、魏、齐、燕、赵、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，燕、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。故从合则楚王，衡成则秦帝。今释霸王之业，而有事人之名，臣窃为大王不取也。

“夫秦，虎狼之国也，有吞天下之心。秦，天下之仇讎也。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

以事秦，此所谓养仇而奉讎者也。夫为人臣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，以侵天下，卒有秦患，不顾其祸。夫外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，以求割地，大逆不忠，无过此者。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，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，此两策者相去远矣，二者大王何居焉？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，奉明约，在大王诏之。”

楚王曰：“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，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。秦，虎狼之国，不可亲也。而韩、魏迫于秦患，不可与深谋，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，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。寡人自料以楚当秦，不见胜也；内与群臣谋，不足恃也。寡人卧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摇摇然如县旌而无所终薄。【集解】白洛反。今主君欲一天下，收诸侯，存危国，寡人谨奉社稷以从。”

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。苏秦为从约长，并相六国。

北报赵王，乃行过雒阳，车骑辐重，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，疑于王者。【索隐】疑作“拟”读。周显王闻之恐惧，除道，使人郊劳。【集解】《仪礼》曰：“宾至近郊，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劳。”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，俯伏侍取食。苏秦笑谓其嫂曰：“何前倨而后恭也？”嫂委蛇蒲服，【索隐】委蛇谓以面掩地而进，若蛇行也。蒲服即匍匐，并音蒲仆。以面掩地而谢曰：“见季子位高金多也。”【集解】谯周曰：“苏秦字季子。”【索隐】按：其嫂呼小叔为季子耳，未必即其字。允南即以为字，未之得也。苏秦喟然叹曰：“此一人之身，富贵则亲戚畏惧之，贫贱则轻易之，况众人乎！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，【索隐】负者，背也，枕也。近城之地，沃润流泽，最为膏腴，故曰“负郭”也。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！”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。初，苏秦之燕，贷人百钱为资，及得富贵，以百金偿之。遍报诸所尝见德者。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，乃前自言。苏秦曰：“我非忘子。子之与我至燕，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，方是时，我困，故望子深，是以后子。子今亦得矣。”

苏秦既约六国从亲，归赵，赵肃侯封为武安君，乃投从约书于秦。【索隐】乃设从约书。案：诸本作“投”。言设者，谓宣布其从约六国之事以告于秦。若作“投”，亦为易解。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。

其后秦使犀首欺齐、魏，与共伐赵，欲败从约。齐、魏伐赵，赵王让苏秦。苏秦恐，请使燕，必报齐。苏秦去赵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自初说燕至此三年。”而从约皆解。

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。是岁，文侯卒，太子立，是为燕易王。易王初立，齐宣王因燕丧伐燕，取十城。易王谓苏秦曰：“往日先生至燕，而先王资先生见赵，遂约六国从。今齐先伐赵，次至燕，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，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？”苏秦大惭，曰：“请为王取之。”

苏秦见齐王，再拜，俯而庆，仰而吊。【索隐】刘氏云：“当时庆吊应有其词，但史家不录耳。”齐王曰：“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？”苏秦曰：“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，【集解】《本草经》曰：“乌头，一名乌喙。”【索隐】乌喙，音卓，又音许秽反。今之毒药乌

头是。【正义】《广雅》云：“燕奚，毒附子也。一岁为乌啄，三岁为附子，四岁为乌头，五岁为天雄。”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。【索隐】刘氏以愈犹暂，非也。谓食乌头为其暂愈饥而充腹，少时毒发而死，亦与饥死同患也。今燕虽弱小，即秦王之少婿也。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。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蔽其后，以招天下之精兵，是食乌啄之类也。”齐王愀然变色【索隐】愀音自酋反，又七小反。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苏秦曰：“臣闻古之善制事者，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。大王诚能听臣计，即归燕之十城。燕无故而得十城，必喜；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，亦必喜。此所谓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。夫燕、秦俱事齐，则大王号令天下，莫敢不听。是王以虚辞附秦，以十城取天下。此霸王之业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归燕之十城。

人有毁苏秦者曰：“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，将作乱。”苏秦恐得罪，归，而燕王不复官也。苏秦见燕王曰：“臣，东周之鄙人也，无有分寸之功，而王亲拜之于庙而礼之于廷。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得十城，宜以益亲。今来而王不官臣者，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。臣之不信，王之福也。臣闻忠信者，所以自为也；进取者，所以为人也。且臣之说齐王，曾非欺之也。臣弃老母于东周，固去自为而行进取也。今有孝如曾参，廉如伯夷，信如尾生。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，何若？”王曰：“足矣。”苏秦曰：“孝如曾参，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？廉如伯夷，义不为孤竹君之嗣，不肯为武王臣，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。有廉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？信如尾生，与女子期于梁下，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，抱柱而死。有信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强兵哉？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。”燕王曰：“若不忠信耳，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？”苏秦曰：“不然。臣闻客有远为吏而其妻私于人者，其夫将来，其私者忧之，妻曰‘勿忧，吾已作药酒待之矣’。居三日，其夫果至，妻使妾举药酒进之。妾欲言酒之有药，则恐其逐主母也；欲勿言乎，则恐其杀主父也。于是乎详僵而弃酒。【索隐】详音羊。详，诈也。僵，仆也，音姜。主父大怒，笞之五十。故妾一僵而覆酒，上存主父，下存主母，然而不免于笞，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夫？臣之过，不幸而类是乎？”燕王曰：“先生复就故官。”益厚遇之。

易王母，文侯夫人也，与苏秦私通。燕王知之，而事之加厚。苏秦恐诛，乃说燕王曰：“臣居燕不能使燕重，而在齐则燕必重。”燕王曰：“唯先生之所为。”于是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，齐宣王以为客卿。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燕易王之十年时。”

齐宣王卒，湣王即位，说湣王厚葬以明孝，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，欲破敝齐而为燕。燕易王卒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易王十二年卒。”燕哙立为王。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，而使人刺苏秦，不死，殊而走。【集解】《风俗通义》称汉令“蛮夷戎狄有罪当殊”。殊者，死也，与诛同指。而此云“不死，殊而走”者，苏秦时虽不即死，然是死创，故云“殊”。齐王使人求贼，不得。苏秦且死，乃谓齐王曰：“臣即死，车裂臣于徇于市，曰‘苏秦为燕作乱于齐’，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。”于是如其言，而杀苏秦者果自

出，齐王因而诛之。燕闻之曰：“甚矣，齐之为苏生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先’。”报仇也！”

苏秦既死，其事大泄。齐后闻之，乃恨怒燕。燕甚恐。苏秦之弟曰代，代弟苏厉，见兄遂，亦皆学。及苏秦死，代乃求见燕王，欲袭故事。曰：“臣，东周之鄙人也。窃闻大王义甚高，鄙人不敏，释耒耨而干大王。至于邯郸，所见者绌于所闻于东周，臣窃负其志。及至燕廷，观王之群臣下吏，王，天下之明王也。”燕王曰：“子所谓明王者何如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闻明王务闻其过，不欲闻其善，臣请谒王之过。夫齐、赵者，燕之仇讎也；楚、魏者，燕之援国也。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国，非所以利燕也。王自虑之，此则计过，无以闻者，非忠臣也。”王曰：“夫齐者固寡人之讎，所欲伐也，直患国敝力不足也。子能以燕伐齐，则寡人举国委子。”对曰：“凡天下战国七，燕处弱焉。独战则不能，有所附则无不重。南附楚，楚重；西附秦，秦重；中附韩、魏，韩、魏重。且苟所附之国重，此必使王重矣。【正义】言附诸国，诸国重燕而燕尊重。今夫齐，长主【索隐】按：谓齐王年长也。或作“齐强，故言长主”。而自用也。南攻楚五年，畜聚竭；西困秦三年，士卒罢敝；北与燕人战，覆三军，得二将。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齐覆三而燕失二将。”【索隐】按：徐广云“齐覆三军而燕失二将”。又《战国策》云“获二将”，亦谓燕之二将，是燕之失也。然而以其余兵南面举五千乘之大宋，【正义】《齐表》云“齐湣王三十八年灭宋”，乃当赧王二十九年。此说乃燕吟之时，当周慎王之时，齐灭宋在前三十余年，恐文误矣。而包十二诸侯。此其君欲得，其民力竭，恶足取乎！且臣闻之，数战则民劳，入师则兵敝矣。”燕王曰：“吾闻齐有清济、浊河【正义】济、漯二水上承黄河，并淄、青之北流入海。黄河又一源从洛、魏二州界北流入海，亦齐西北界。可以为固、长城、钜防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济北卢县有防门，又有长城东至海。【正义】长城西头在济州平阴县界。《竹书纪年》云：“梁惠王二十年，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。”《太山记》云：“太山西有长城，缘河经太山，余一千里，至琅邪台入海。”足以为塞，诚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天时不与，虽有清济、浊河，恶足以为固！民力罢敝，虽有长城、钜防，恶足以为塞！且异日济西不师，【正义】济州已西也。所以备赵也；河北不师，【正义】谓沧、博等州，在漯河之北。所以备燕也。今济西河北尽已役矣，封内敝矣。夫骄君必好利，而亡国之臣必贪于财。王诚能无羞从子母弟【索隐】《战国策》“从”作“宠”。以为质，【正义】音致。宝珠玉帛以事左右，彼将有德燕而轻亡宋，则齐可亡已。”燕王曰：“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。”燕乃使一子质于齐。而苏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。齐王怨苏秦，欲囚苏厉。燕质子为谢，已遂委质为齐臣。【正义】质，真栗反。

燕相子之与苏代婚，而欲得燕权，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。齐使代报燕，燕王吟问曰：“齐王其霸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不信其臣。”于是燕王专任子之，已而让位，燕大乱。齐伐燕，杀王吟、子之。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是周赧王之元年时也。”燕立昭王，而苏代、苏厉遂不敢入燕，皆终归齐，齐善待之。

苏代过魏，魏为燕执代。齐使人谓魏王曰：“齐请以宋地封泾阳君，【正义】泾阳

君，秦王弟，名惺也。泾阳，雍州县也。齐苏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泾阳君，然齐假设此策以救苏代。秦必不受。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地也，【正义】齐言秦相亲共伐宋，秦得宋地，又得齐事秦，不信齐及苏代，恐为不成也。不信齐王与苏子也。今齐魏不和如此其甚，则齐不欺秦。秦信齐，齐秦合，泾阳君有宋地，非魏之利也。故王不如东苏子，秦必疑齐而不信苏子矣。齐秦不合，天下无变，伐齐之形成矣。”于是出苏代。代之宋，宋善待之。

齐伐宋，宋急，苏代乃遗燕昭王书曰：【正义】此书为宋说燕，令莫助齐、梁。

夫列在万乘而寄质于齐，【正义】燕前有一子质于齐。名卑而权轻；奉万乘助齐伐宋，民劳而实费；夫破宋，残楚淮北，肥大齐，讎强而国害：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。然且王行之者，将以取信于齐也。齐加不信于王，而忌燕愈甚，是王之计过矣。夫以宋加之淮北，强万乘之国也，而齐并之，是益一齐也。【正义】更以淮北之地加于齐都，是强万乘之国而齐总并之，是益一齐。北夷方七百里，【索隐】谓山戎、北狄附齐者。【正义】齐桓公伐山戎、令支，斩孤竹而南归海滨，诸侯莫不来服。加之以鲁、卫，强万乘之国也，而齐并之，是益二齐也。夫一齐之强，燕犹狼顾而不能支，今以三齐临燕，其祸必大矣。

虽然，智者举事，因祸为福，转败为功。齐紫，败素也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取败素染以为紫。”【正义】齐君好紫，故齐俗尚之。取恶素帛染为紫，其价十倍贵于余。喻齐虽有大名，而国中以困弊也。《韩子》云：“齐桓公好服紫，一国尽服紫，当时十素不得一紫，公患之。管仲曰：‘君欲止之，何不试勿衣也？’公谓左右曰：‘恶紫贵。’公语三日，境内莫有衣紫者。”而贾十倍；【索隐】按：谓紫色价贵于帛十倍，而本是败素。以喻齐虽有大名，而其国中困毙也。越王勾践栖于会稽，复残强吴而霸天下：此皆因祸为福，转败为功者也。

今王若欲因祸为福，转败为功，则莫若挑霸齐而尊之，【正义】挑，田鸟反，执持也。使使盟于周室，焚秦符，曰【正义】符，征兆也。“其大上计，破秦；其次，必长宾之”。【索隐】长音如字。宾为“摈”。【正义】大好上计策，破秦；次计，长摈弃关西。秦挟宾以待破，秦王必患之。秦五世伐诸侯，今为齐下，秦王之志苟得穷齐，不憚以国为功。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言说秦王曰：“燕、赵破宋肥齐，尊之为之下者，燕、赵非利之也。燕、赵不利而势为之者，以不信秦王也。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、赵，令泾阳君、高陵君【集解】徐广曰冯翊高陵县。【索隐】二人，秦王母弟也。高陵君名显。泾阳君名惺。先于燕、赵？秦有变，因以为质，则燕、赵信秦。秦为西帝，燕为北帝，赵为中帝，立三帝以令于天下。韩、魏不听则秦伐之，齐不听则燕、赵伐之，天下孰敢不听？天下服听，因驱韩、魏以伐齐，曰‘必反宋地，归楚淮北’。反宋地，归楚淮北，燕、赵之所利也；并立三帝，燕、赵之所愿也。夫实得所利，尊得所愿，燕、赵弃齐如脱蹻矣。今不收燕、赵、齐霸必成。诸侯赞齐而王不从，是国伐也；诸侯赞齐而王从之，是名卑也。今收燕、赵，国安而名尊；不收燕、赵，国危而名卑。夫去尊安而取危卑，

智者不为也。”秦王闻若说，必若刺心然。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苦言说秦？

秦必取，齐必伐矣。

夫取秦，厚交也；代齐，正利也。尊厚交，务正利，圣王之事也。

燕昭王善其书，曰：“先人尝有德苏氏，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。燕欲报仇于齐，非苏氏莫可。”乃召苏代，复善待之，与谋伐齐。竟破齐，湣王出走。

久之，秦召燕王，燕王欲往，苏代约燕王曰：“楚得枳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巴郡有枳县。”【正义】枳，支是反，今涪州城。在秦，枳县在江南。而国亡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燕昭王三十三年，秦拔楚郢、西陵。”【正义】按：西陵在黄州。齐得宋而国亡，【正义】年表云齐湣王三十八年，灭宋。四十年，五国共击湣王，王走莒。齐、楚不得以有枳、宋而事秦者，何也？则有功者，秦之深仇也。秦取天下，非行义也，暴也。秦之行暴，正告天下。【索隐】正告谓显然而告天下也。

“告楚曰：‘蜀地之甲，乘船浮于汶，【集解】眉贫反。【索隐】音旻。即江所出之岷山也。乘夏水【索隐】夏音暇。谓夏潦之水盛长时也。而下江，五日而至郢。汉中之甲，乘船出于巴，【索隐】巴，水名，与汉水近。【正义】巴岭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。《周地志》云：“南渡老子水，登巴岭山。南回大江。此南是古巴国，因以名山。”乘夏水而下汉，四日而至五渚。【集解】《战国策》曰“秦与荆人战，大破荆，袭郢，取洞庭、五渚”。然则五渚在洞庭。【索隐】按：五渚，五处洲渚也，刘氏以为宛邓之间，临汉水，不得在洞庭。或说五渚即五湖，益与刘说不同也。寡人积甲宛东下随，【索隐】宛县之东而下随邑。智者不及谋，勇士不及怒，寡人如射隼矣。【索隐】按：《易》曰“射隼于高墉之上，获之，无不利”。秦王言我今伐楚，必当捷获也。【正义】隼若今之鹞。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，不亦远乎！’楚王为是故，十七年事秦。

“秦正告韩曰：‘我起乎少曲，【索隐】地名，近宜阳也。【正义】在怀州河阳县西北，解在《范睢传》。一日而断太行。【正义】太行山羊肠阪道，北过韩上党也。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，【正义】宜阳、平阳皆韩大都也，隔河也。二日而莫不尽繇。【索隐】音摇。摇，动也。我离两周而触郑，五日而国举。’【索隐】离，如字。谓屯兵以罹二周也，而乃触击于郑，故五日国举。举犹拔也。【正义】离，历也。历二周而东触新郑州，韩国都拔矣。韩氏以为然，故事秦。

“秦正告魏曰：‘我举安邑，塞女戟，【索隐】女戟，地名，盖在太行山之西。韩氏太原卷。【索隐】刘氏卷音轨免反也。按：举安邑，塞女戟，及至韩氏之韩国宜阳也。太原者，魏地不至太原，亦无别名太原者，盖“太”衍字也。原当为“京”。京及卷皆属荥阳，是魏境。又下轵道是河内轵县，言“道”者，亦衍字。徐广云“霸陵有轵道亭”，非魏之境，其疏谬如此。【正义】卷，轨免反。刘伯庄云：“太原当为太行。卷犹断绝。”我下轵，道南阳，封冀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霸陵有轵道亭，河东皮氏有冀亭也。”【索隐】按：魏之南阳即河内也。封，封陵也。冀，冀邑。皆在魏境，故徐广云“河东皮氏县有冀亭”。包两周。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张仪曰‘下河东，取成皋’也。”【正义】两周，王城及巩。乘夏水，浮轻舟，强弩在前，铍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由冉反。”【正义】刘伯庄云：“音四廉反，利也。”戈在后，决荥口，魏无大梁；【索隐】荥

泽之口与今汴河口通，其水深，可以灌大梁，故云“无大梁”也。决白马之口，魏无外黄、济阳；【索隐】白马河津在东郡，决其流以灌外黄及济阳。【正义】故黄城在曹州考城县东二十四里。济阳故城在曹州冤胸县西南三十五里。决宿胥之口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《纪年》云魏救山寨集胥口。”【索隐】按：《纪年》作“胥”，盖亦津之名，今其地不知所在也。【正义】淇水出卫州淇县界之淇口，东至黎阳入河。《魏志》云：“武帝于清淇口东因宿胥故渚开白沟，道清淇二水入焉。”魏无虚、顿丘。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秦始皇五年，取魏酸枣，燕虚、长平。”【索隐】虚，邑名，地与酸枣相近。【正义】虚谓殷墟，今相州所理是。顿丘故城在魏州顿兵县东北二十里。《括地志》云：“二国地时属魏。”陆攻则击河内，水攻则灭大梁。魏氏以为然，故事秦。

“秦欲攻安邑，恐齐救之，则以宋委于齐。曰：‘宋王无道，为木人以象寡人，射其面。寡人地绝兵远，不能攻也。王苟能破宋有之，寡人如自得之。’已得安邑，塞女戟，因以破宋为齐罪。【索隐】秦令齐灭宋，仍以破宋为齐之罪名。

“秦欲攻韩，恐天下救之，则以齐委于天下。曰：‘齐王四与寡人约，四欺寡人，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。有齐无秦，有秦无齐，必伐之，必亡之。’已得宜阳、少曲、致蔺、离石，因以破齐为天下罪。

“秦欲攻魏重楚，【索隐】重犹附也，尊也。【正义】畏楚救魏。则以南阳委于楚。曰：【正义】南阳邓州地，本韩地也。韩先事秦，今楚取南阳，故言“与韩且绝矣”。‘寡人固与韩且绝矣。残均陵，塞郢阨，【集解】郢音盲。徐广曰：“郢，江夏郢县。均，一作‘灼’。”【索隐】均陵在南阳，盖今之均州。崑音盲，县名，在江夏。【正义】均州故城在随州西南五十里，盖均陵也。又申州罗山县本汉郢县。申州有平清关，盖古郢县之阨塞。苟利于楚，寡人如自有之。’魏弃与国而合于秦，因以塞郢阨为楚罪。

“兵困于林中，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河南苑陵有林乡。”重燕、赵，以胶东委于燕，以济西委于赵。已得讲于魏，【索隐】讲，和也，解也。秦与魏和也。至公子延，【索隐】至当为“质”，谓以公子延为质也。因犀首属行【索隐】犀首、公孙衍本魏将，因之以属军行。行音胡郎反，谓连兵相续也。而攻赵。

“兵伤于谿石，而遇败于阳马，【索隐】按：谿石、阳马并赵地名，非县邑也。而重魏，则以叶、蔡委于魏。已得讲于赵，则劫魏魏不为割。困则使太后弟穰侯为和，嬴则兼欺舅与母。【索隐】按：嬴犹胜也。舅，穰侯魏冉也。母，太后也。

“谪燕者【索隐】谪音宅。谪者，责也。下同。曰‘以胶东’，谪赵者曰‘以济西’，谪魏者曰‘以叶、蔡’，谪楚者曰‘以塞郢阨’，谪齐者曰‘以宋’。此必令言如循环，用兵如刺蜚，母不能制，舅不能约。

“龙贾之战，【集解】魏襄王五年，秦败我龙贾军。岸门之战，【集解】韩宣惠王十九年，秦大破我岸门。封陵之战，【集解】魏哀王十六年，秦败我封陵。高商之战，【集解】此战事不见。赵庄之战，【集解】赵肃侯二十二年，赵庄与秦战败，秦杀赵庄河西。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，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。西河之外，上雒之地，三川晋国之祸，三晋之半，秦祸如此其大也。【索隐】以言西河之外，上雒之地及三川晋国，皆是秦与魏战之处，秦兵祸败

我三晋之半，是秦祸如此其大者乎。而燕、赵之秦者，【索隐】燕、赵之人往秦者，谓游说之士也。皆以争事秦说其主，此臣之所以大患也。”

燕昭王不行。苏代复重于燕。

燕使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，或从或不，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。代、厉皆以寿死，名显诸侯。

太史公曰：苏秦兄弟三人，【索隐】按：谯允南以为苏氏兄弟五人，更有苏辟、苏鹄，《典略》亦同其说。按：《苏氏谱》云然。皆游说诸侯以显名，其术长于权变。而苏秦被反间以死，天下共笑之，讳学其术。然世言苏秦多异，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。夫苏秦起闾阎，连六国从亲，此其智有过人者。吾故列其行事，次其时序，毋令独蒙恶声焉。

【索隐述赞】季子周人，师事鬼谷。揣摩既就，《阴符》伏读。合从离衡，佩印者六。天王除道，家人扶服。贤哉代、厉，继荣党族。